

女作家筆下的女性世界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吴宗蕙 著



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世界

吴宗蕙 著

赠送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1490032

(京)新 2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世界/吴宗蕙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11

ISBN 7-81039-548-3

I. 女… I. 吴… III. 小说-文学评论-中国-现代
N.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4535 号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协利达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125

字数 203 千 印数 0001—1300 册

定价 12.80 元

序

刘锡诚

吴宗蕙是80年代中国文坛上几个活跃的、有个性的女评论家之一。她的研究和评论的方向,侧重于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稍后又集中于女作家的创作个性和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世界。多年来辛勤著述,矢志不移,成绩斐然。1985年就出版了她的第一部研究中国新时期女性形象的文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她在多年的研究著述中,对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和取得的成绩,对不同类型的女作家及其塑造的人物形象,作了鞭辟入里切中肯綮的分析,发表了许多重要的富有创意的见解,形成了独到的文学理论批评个性。

女权主义文学是近代以来出现的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在我国,女性文学(也有的女作家和女批评家采用“女权主义文学”这一名称)成为80年代文坛上崛起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一批以女性为主人公、体现了“妇女意识”的女作家和以“妇女意识”为准则来分析和阐发女性形象及其社会含义的文学批评家的联袂出现,使女性文学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艺术思潮。由于当代中国的妇女问题,除了仍然带有浓厚的反对夫权、族权、神权的特点之外,还带有浓厚的政治印痕,所以女性文艺思潮,特别是女性作家评论家的“妇女意识”的出现,明显地是与当时思想界对长时期左的社会思潮及左的文学思潮的清理和批判分不开的。作家们摆脱了五六十年代的性别趋同,而着力于张扬女人与男人的性别差异,从而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以及这些女性形象所体现着的作家的“妇女意识”。

不仅在当时曾经震撼了广大读者的心灵,而且也必然会在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迹。不管吴宗蕙是否承认自己是女性文学这一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中的一员,实际上她不仅无法摆脱干系,甚至她还是一个强烈的女性文学批评家,她在自己的文学评论中提出并论述了这些大家都关注的问题。从她的系列文章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她对当代女作家描写的妇女命运的悲剧所倾注的深切同情与历史反思,这几乎成为她十多年来写作的理论批评文章中贯彻始终的一个思想。她对我国当代女性文学的繁荣和女性文学批评的建设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从女性的立场和角度看女性,是吴宗蕙的女性文学研究的显著特色之一。尽管她所研究和评论的对象是相当广泛的,并没有门户之见,其中既有老作家杨沫、韦君宜,有中年作家宗璞、谌容、张洁,也有青年作家王安忆、铁凝、胡辛等等,然而可以看出,并不是这些作家所有的作品和她们笔下所有的女性形象,都能引起她研究和评论的兴趣。只有那些从作家的“妇女意识”上和人物性格上、情调上、甚至情趣上与女性评论家主体及其艺术观相通的作品和角色,才引起她的兴趣和重视。她在研究女性形象时,注重从外部世界到内部世界的触幽探微,善于发掘不同女人内心世界的差异,善于从女人的情感领域的分析延展到家庭领域和社会领域,从对这些作品和角色的评论中生发开去,提出和谈论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问题。

吴宗蕙的女性文学批评的另一显著特色是,始终如一地贯穿着社会历史——美学的批评方法。她在分析任何女性形象的个性特征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时,总是把所论的女性形象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一定的人际关系中去作评说。在她的论述中,韦君宜笔下的在苦难中觉醒的女性,与宗璞笔下的知识女性及其爱情悲

剧,张洁笔下的女性的坎坷人生与铁凝笔下的农村少女,个个都有着迥然不同的个性和命运,是谁也不能代替谁的。她长于对人物的微观分析与艺术评价,往往能用细密的心理分析,把人物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揭示出来。她对老作家杨沫的旧作《青春之歌》的重新探讨,对新创作的“青春”三部曲的第二部《芳菲之歌》和第三部《英华之歌》中的主人公的论述,就是把人物的生活史与心理分析、把人物的个性与社会环境有机结合的成功之作。相反,她较少对整个文学的态势作综合的宏观的概括。但《新时期文学中的女性悲剧》等文章中对女性角色的社会悲剧和性格悲剧的论述和开拓,却是一个例外。她对女性悲剧的分类与成因,特别是对爱情悲剧个例的分析评论,闪烁着理论的光彩,在她的文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不可多得的好文章。没有在文学理论方面的研究和造诣,是无法写出这样的文章来的。

我们这一辈人曾经为之献身、为之动容的新时期文学,亦即80年代文学,看来已经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十年,在历史上来说,是极短暂的。但是,十年的文学包括女性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和影响,却绝不是以十年为期的。宗蕙的文章比较充分地揭示了十年女性文学的开创意义和历史功绩,功不可殁。对90年代文学,现在谈论的虽然很多很热闹,但要作出准确预测则还为时尚早。90年代的文学肯定是一种更为开放、更为多样的文学,但也可能是更难捉摸的文学。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至少理想的失落,市侩主义的膨胀,吟风弄月的泛滥,已经使许多有责任感的批评家感到困惑。尽管文学是最不能用进化论的学说来评说的一种对象,我们还是对未来的文学充满信心。女性文学也一样。除了跨越80~90年代的一些女作家外,一茬一茬更年轻的女性作家以各自新的眼光看社会、看宗族、看女性、看爱情、看家庭,写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

作品和姿态迥异的女性。惟感遗憾的是，宗蕙却没有一如既往地对新起的女性作家和女性文学给予足够的关注，作出慧眼独具的评说，至少在这部专著中未能包括这方面的文章，看来这个命题只有等待下一部著作来回答了。

敏锐的艺术感觉对于任何一个作家和评论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吴宗蕙的艺术感觉，始终是令我钦佩的。她常能从作品和角色中体味出旁人体味不到的东西。《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世界》虽然是女性作家论，但可以认为是她的艺术观和艺术感受的结晶。这部书，无论对于文学青年，还是对于学习和研究当代文学以及妇女问题的朋友们来说，无疑都是一部十分有益的著作。

1994年3月14日

目 录

序	刘锡诚
当代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世界	(1)
新时期文学中的女性悲剧	(20)
期待女性形象塑造的突破	(39)
杨 沫	
一代青年的灿烂青春	(44)
——评杨沫的“青春三部曲”	
从《青春之歌》到《英华之歌》	(61)
韦君宜	
追思历史 直面人生	(67)
——论韦君宜的小说创作	
苦难中觉醒	(87)
——评《洗礼》	
中国的母亲	(95)
——评《母与子》	
宗 璞	
知识女性的风雨人生	(102)
跨入人生的爱情悲剧	(121)
——读《红豆》	
张 洁	
一腔激情 一泓深情	(128)
——评张洁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湛 容	
她把春天留给人间·····	(143)
——评《永远是春天》中韩腊梅形象	
胡 辛	
色彩纷呈的艺术世界·····	(153)
人生之船,驶向何方·····	(163)
——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	
王安忆	
一个独特的女性形象·····	(171)
——评《流逝》中的欧阳端丽	
铁 凝	
清新淡远,诗意盎然·····	(179)
——重读《哦,香雪》	
问 彬	
“红颜”为何多薄命?·····	(182)
——读《心祭》	
庞天舒	
白桦林中的青春之歌·····	(185)
——评《少女的白桦林》	
柳 明	
为难中的姐妹请命·····	(189)
——读《别有一难在人间》	
程乃珊等	
女性作家的新探索·····	(194)
——外文版《中国女作家作品选》(三)序	
农村新女性的启示·····	(199)
——评《人生》中的刘巧珍	
《井》的悲剧力量·····	(214)
“角落”里的悲剧·····	(223)

远人村的幽情.....	(226)
-------------	-------

——读《远村》

读《茵梦湖》等十部外国著名中篇小说札记

《茵梦湖》.....	(229)
《海地三女性》.....	(231)
《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	(233)
《幸福的本能》.....	(236)
《初恋》.....	(238)
《我的女儿》.....	(240)
《黑天鹅》.....	(242)
《死去的玫瑰》.....	(244)
《圣少女》.....	(246)
《相会》.....	(248)
后 记.....	(250)

当代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世界

劫后复苏的新时期文学，一件蔚为大观的盛事，是一批女性作家联袂接踵登上文坛。她们所塑造的一个个风姿各异的女性形象，组成了色彩缤纷的女性世界。

于是，80年代前期，繁花似锦的文苑出现了一个亲切而略带陌生的称谓——“女性文学”，随之，文学理论界开始关注女性文学的发展并对之进行研究和品评。

对于女性文学的界定，大致分为三种。一是所有以女性生活命运为题材的作品，包括男性作家的妇女题材的创作，如见诸报刊的《〈诗经〉中的妇女形象》、《鲁迅小说中的妇女形象》、《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张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等所评述的作品，这是“广义”的女性文学。二是女性作家的全部作品，包含女性作家妇女题材的创作和社会历史题材的创作，即女性作家同时面向两个世界——自我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全部创作。即使取材于社会生活和历史事件，因为创作视角来自女性，浸渗于作品中的是女性意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必然溶含着女性作家对其命运的特殊关注和思考。三是女作家写女性的作品，即以女性的眼光，女性的切身体验，女性的表现方式，专注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妇女命运的思索，寻求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这是“狭义”的女性文学。本文论述的对象是第二种，着重评析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她们是出现在以女性为主人公、以描写妇女生活处境为内容的作品中，还是出现在以广阔的社会历史生活为驰骋天地的长卷里，只要是出自女作家手笔，就具有女性文学的特性，就会真切地表现女性的面貌与心理，表现作家的女性主体意识和对妇女解放的

独立思考。

本文论及的女性作家，专指女性小说作家。

女性文学，古已有之，30年代谭正璧的《中国女性文学史话》、谢无量 and 梓潼的《中国妇女文学史》等，对中国古代女作家创作及其成就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展示和评述，把它从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史上剥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现象研究，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是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产儿。

我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与西方五六十年代兴起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有所不同。西方的女权主义者把女性文学与女权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以解构男性中心的文学为突破口，向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提出挑战。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凯特·米勒的《性权术》等都对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指出女性受压制、遭贬抑、任人摆布的屈辱无权的地位，破除男性创造的关于女人的神话，以推动女权运动向前发展。我国的女性文学批评则通过对女作家的创作、特别是对真实地表现了当代妇女的生活现状、社会地位、情感世界、婚姻家庭、前途命运的作品的评析研究和历史的审视，揭示当代女性的生存状态，呼吁中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爱情、婚姻等领域实现全方位的彻底解放。这是一个艰巨、漫长而遥远的历史过程，需要一代代女性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努力。无庸讳言，我国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兴起，既缘于女性文学的繁荣和女性意识的强化，也不无受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启迪和影响。

中国女性文学的高扬，有两个辉煌时期。一是五四运动前后。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催生下，一群女作家崛起，她们走出家门，跨进学校，登上文坛。她们冲决封建藩篱，追求婚姻自主、恋爱自由，创作出一大批惊世骇俗的小说，塑造出众多的蔑视传统礼教、争取个性解放的卓尔不群的女性形象，使中国现代文学史大为增色。那个时代的女性作家主要表现女性的“自我”世界，她们从女性自身的迫切要求出发，与当时反封建的民主浪潮同步，发出

要求男女平等、争取爱的权利、人格独立和婚姻自由的勇敢呼喊。一是粉碎“四人帮”后的历史新时期。政治解放、思想解放导致文学解放，老中青三代女性作家联袂而至，涌进文苑，其规模之庞大、气势之磅礴、实绩之显赫、影响之深远，大大超过五四时期的女作家群。她们既注视女性的“自我”世界，关心女性自身的命运，又面向“外部”世界，直面现实人生，瞩目祖国的腾飞和民族的未来，将一支支纤细的笔触伸入人物的心灵深处和历史深层。她们所塑造的一批批流光溢彩、个性独特的女性形象，实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

五四时期和新时期两次女性文学的高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明显功绩，就是女性在文学上自己解放自己，结束了自古以来男人写女人胜过女人写女人和在历代文学中女作家寥若晨星、男性独霸文坛的局面。事实证明，妇女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解放自己、表现自己，只有女性才能最终打开女性心灵深处的重门。

二

“文革”前的十七年，随着新中国诞生和成长，一些或经过战争烈火的冶炼、或在新时代明丽阳光下成长的女性作家陆续登上文坛，如杨沫、宗璞、韦君宜、茹志鹃、菡子、草明、袁静、陈学昭、刘真、白朗等及三四十年代成名的丁玲和冰心。但由于当时的时代意识、时代氛围使然，女性作家的创作题材多以社会问题为主，并不特别关注女性自身的遭际和命运，女性主体意识无法张扬，几乎完全消融到清一色的“革命文学”之中。这一时期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经过革命斗争磨练的革命女性和女知识分子，如杨沫《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林红、王晓燕，宗璞《红豆》中的江玫与肖素、《知音》中的石青和《不沉的湖》中的苏倩，韦君宜《女人》中的林云等等；另一类是劳动妇女形象，如茹志鹃《百合花》中的新媳妇、《关大妈》中的关大妈和《静静的产院》中的谭婶婶与荷妹，韦君宜《月夜清

歌》中的秀秀和《访旧》中的韩玉梅，草明《爱情》中的李小华及其笔下的其他女工，以及菡子、袁静等作品中的农村妇女们。

在十七年屈指可数的女作家创造的女性形象中，以《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塑造得最为成功。林道静既是在严酷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女革命家，又是反抗封建婚姻、拒走中国妇女悲剧性道路的新女性。林道静的道路概括了那一代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由传统到现实、由自发到自觉、由朦胧到清晰、由犹豫到坚定的投身革命的人生道路，也概括了一代不甘受人摆布而成为封建婚姻牺牲品的执着追求人的价值与尊严的青年知识女性的人生之路。林道静的形象有着丰厚的社会历史内涵和很高的美学价值。作家在这一人物形象身上融进了自己的生活体验，注入了鲜明的女性意识，调动了诸多艺术手段，终于使其成为载诸史册、走向世界的难能可贵的艺术典型。

宗璞的《红豆》是50年代后期间世的一篇引人注目的作品，是当时文坛较为少见的描写青年知识女性心灵历程的成功之作。它既娓娓叙述了解放前夕年轻大学生江玫与齐虹缠绵悱恻、“痛苦与甜蜜相搅拌”的爱情故事，又揭示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现实教育下经过痛苦的内心交战终于在爱情与革命的抉择中投身后者的思想变化历程。作家以细腻抒情的笔调精细入微地刻画了女主人公矛盾变化的内心世界，抒写了少女微妙复杂、情丝缕缕的初恋情怀，描述了她在郑重抉择时心碎肠断的痛苦。江玫的形象塑造打破了盛行于当时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清规戒律，如清风徐来，在较为单一化的文坛独树一帜。

韦君宜的《女人》是一篇女性题材作品，它描述了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高干夫人林云为摆脱丈夫荫庇、要求自主自强、追求人生价值而与丈夫爆发的一场论争。这个故事、这个人物、这样的家庭在50年代颇具典型意义。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部分高干和高干夫人的思想情状与家庭关系，因而，在许多职业女性心中引起悠长的思索与强烈的共鸣。

塑造劳动妇女的优秀之作有茹志鹃的《百合花》和韦君宜的《月夜清歌》等。前者描写一位清纯善良的农村少妇对英勇负伤后不幸牺牲的人民战士的关怀、热爱和崇敬，她的支前热情、无私奉献及女性特有的含蓄深情，使军民鱼水之情韵味悠长。后者塑造了一位歌喉美妙、纯洁天真的农村少女形象，她的恋乡情结、郁郁亲情以及对劳动的热爱，都被刻画得楚楚动人。

这几部作品洋溢着女性作家的主体意识，这几个女性形象，特别是林道静、江玫、林云屹立于文苑，标志着中国女性自立自强的人生追求的新觉醒。但其高奏的仍是革命的主旋律，只是在几位女性的革命追求中同时融进女性自身的追求。然而，即使是这样的作品，这几位女性形象，在50年代末期左倾之风愈刮愈烈的情况下，仍遭到种种非议、批评和批判，被冠之以宣扬“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罪名。十七年的女性文学萎靡，女性作家布不成阵，成功的女性形象鲜少，乃当时的政治大气候所致，是左倾思潮压抑的结果。作家的性别差异，女作家的自我意识、女性情怀，完全消融到“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和“以革命的名义”、“文艺为政治服务”中去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青春之歌》、《红豆》等被打成大毒草！自此，民族蒙难，文苑遭劫，长长的十年，中国“女性文学”几乎是一片可悲的空白！

三

经历了十年劫难，人们从噩梦中惊醒，带着累累伤痕、惶惑惊喜和惴惴不安，面对满目疮痍的大地，开始直面现实，反思历史，审视社会，咀嚼人生。在“文革”中颓败凋零的文苑又染绿意，又呈生机。以此为历史契机，一大批经历曲折、身世坎坷的女性作者登上文坛，用她们呕心沥血之作与男作家并驾齐驱，共同耕耘这片广漠的精神绿野，于是，女性文学勃然而兴，新时期文苑终于迎来了女性文学的又一个春天。

这是继五四之后女性文学的中兴。

当时，文艺界最响亮的口号是“写真实”，“恢复现实主义”，要求文学家解放自己，解放文学，在文学作品中放手描写人的真实，即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道精神、人文需求、人性表现、人的解放。显然，女性文学的根本要求也包含在其中了。

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兴起、发展，与新时期文学同步，是新时期文学中的一支独立支撑的劲旅。十几年来，它与新时期文学共同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新潮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以至今今天多元化文学的变化过程，显示出女性文学的巨大潜能和蓬勃的生命力。

新时期的女作家群，既有五六十年代成名的老作家，如杨沫、宗璞、茹志鹃、韦君宜等，又有成长于五六十年代、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一代中年女性，如张洁、谌容、李惠薪、温小钰、程乃珊、戴厚英、航鹰等及自学成材的叶文玲，她们是这个群体的中坚力量；还有经过上山下乡艰苦生活磨练的知青女作家，如张抗抗、张辛欣、王安忆、铁凝、陆星儿……；以及近几年崭露头角者和更年轻一代的女性，如范小青、刘索拉、喻杉、残雪、王晓玉等。这样一支庞大的创作力旺盛的四世同堂的文学娘子军出现于文坛，仅此一端，即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动人的篇章。

这群对文学深深挚爱、虔诚追求的女性作家，阅历丰富，身世坎坷，她们中的多数人亲身经受过十七年左倾思潮的贬抑和文革十年的苦难。压迫愈重，反抗愈烈；蓄之已久，其发必速。她们把满腔的情愫与忧思、体验与感受，一齐倾泻于文学，从而使她们的作品及其笔下的女性形象既有历史深度，又有刚刚逝去的悲剧时代的悲剧色彩。她们的创作视角，一方面接续着十七年的文学传统，关注社会生活，面向外部世界，努力撷取重大的社会历史题材，反映更广阔的人生画面；另一方面，接续着曾因误解“革命文学”而断裂的五四时期女性文学的传统，把深情的目光更多地投向长期被忽视的“自我”，投入女性自身，描写女性的人生

遭际，心灵历程，痛苦欢乐，理想追求，自强自信。这既是五四时期女作家创作多以表现“自我”为独特视点的传统之回归，又是文学的女性意识的新觉醒，是女性文学新崛起的重要标志。

新时期女作家笔下女性形象的多彩多姿和个性各异，为中国文学史所罕见。这些形象中有伤痕累累、感悟人生的知识女性，有历经沧桑、甘苦备尝的女革命者，有心地善良、淳朴勤苦的劳动妇女，有自强自立、对事业与爱情不懈追求的新一代女性……她们构成了女作家笔下色彩斑斓又略含悲剧色彩的女性世界。

粉碎“四人帮”之初，民族忧患意识遍布华林。现实生活中的悲剧事件、悲剧人物充塞着或多或少有着悲剧性经历的作家们的视野，抚摸伤痕，揭露、谴责、控诉荒谬的悲剧时代，成了走出左倾阴影的新时期文学责无旁贷的神圣责任。于是，悲剧文学愤然而兴。具有悲剧意识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是80年代前期文学的主潮。在这股文学潮流中，涌现出一大批女性悲剧形象，其中，以女作家笔下的悲剧性女性形象最为动人。

宗璞的《我是谁》是一篇震动文坛的悲剧作品。女主人公韦弥——这位海外归来的爱国女专家，在“文革”严酷的政治迫害中，在猝不及防的家破人亡的惨重打击下，精神迷乱，竟然怀疑自己是“人”，发出“我是谁”的撕心裂肺的呼号，终致投湖而死。其遭际的悲惨，灵魂的变异，人格的失落，号哭的凄切，令人对那个摧残人性的非人年代深恶痛绝。韦君宜《招魂》中的女主人公杜霞是又一位撼人心弦的悲剧性女性形象。她心地纯良，身世坎坷，早年丧夫，母子相依。就是这位贤妻良母型的柔弱女性，“文革”中竟被诬为“国民党监察员”，倍受迫害摧残，遭到无休止的批斗、追查、审问。她从精神到肉体都无法承受这非人苦难，最后绝食而亡。杜霞一生不问政治、不懂政治、远离政治，却终因政治构陷而死于非命！正是在这一点上，韦君宜通过她的悲剧对“文革”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深刻批判。同类题材的作品和作品中的悲剧形象还有宗璞《核桃树的悲剧》中柳清漪的悲剧和《三